從古至今,無數的人曾撰寫歌頌主愛的文章,但總是寫之不竭、說之不盡,因為主的愛是萬古常新的。天主的愛是那樣廣闊,人不能完全明瞭,又是那麼高深,非人力能夠探索。主的愛是柔情萬縷,祇能用心去感受。天主的愛情是一個奧秘,窮世上的語言也不能盡述,天主的愛是一片廣闊深遽的海洋,讓我們潛入其中,自由暢泳,悠然自在。天主的愛是猛烈燃燒的火焰,將我們包圍,燃燒著我們,使我們被天主的愛點燃,將他的愛傳遞給人。它是一道澎湃的瀑布,從天主的心瀉下,倒進我們內,使我們滿溢着他的愛,倒向其他人懷中,使他們對真愛的渴求得到滿足。

行文至此,我再沒有更適當的言詞去形容天主的愛,因為天主是愛,祂的本質是愛。我提筆寫文章,並非想對天主的愛作出理論或知識層面的闡釋,而是天主在催迫着我,要我道出我在生命的不同階段中,体驗到祂的愛的經驗。祂的催迫時歷多年,我總是設法迴避、充耳不聞,但祂總是窮追不捨。祂訴說祂既已將祂的愛投入我內,使之燃燒,我必須將祂的愛傳頌至萬世,使整個環宇都被祂的愛燃燒起來,人人都能深深体驗到祂的愛。我再沒法抵擋祂的催迫,祇能乖乖的坐下動筆。從我分享的生命片段中,你會看到天主對我無條件的愛,祂從創世之前已揀選了我、祂塑造了我,以關顧和愛使我成為祂愛子的肖像,猶如陶工塑造他手中的泥土,使之成為他心悅的作品一樣。

自生命依始,我已活在上主的眷愛中:我生於中國一個簡樸的農村家庭,滿受家人的寵愛。祖母失去了近雙十年華的獨女,往後的歲月常對著八個兒子,她渴望着孫女兒的出現。我的出生,給她帶來了極大的喜樂,竟把我封為家中的公主!這意味著我是會被寵壞的了。我的父親很慈祥、少說話、處處為別人設想,以至被其他兄弟欺負。我的母親性情開朗、喜於助人、愛冒險,我的性格很像她呢!

天主對她所愛的人,照顧得無微不至,在我七歲時祂將我帶離故鄉,我隨外祖母離開了溫暖的窩巢,來到了車水馬龍的城市香港;當時外祖母是申請到香港與從澳洲退休的外公及在港工作的舅父團聚。蹦蹦跳跳的小女孩,在外祖母的嚴格管教及愛心下,漸漸學會了守規負責。外祖母愛我如女兒,但她對我

非常嚴格,且聽她道出的理由:「教養孫女與自己的女兒不一樣,我要對她的 父母負責,要教導她走上正軌、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才能向她的父母交代。」 外祖母是一個有條理、充滿愛心、睦鄰助人的傳統中國婦女,在她的薰陶下, 我成了一個嚴謹助人的人,幸好我還保存了母親的開朗及勇於冒險的特質!

在中國農村,兒童到了七歲才開始入學就讀一年級,我到香港前還未入學,祇是跟着哥哥唸課本,瑯瑯上口;要跟上香港的課程,尤其是從未接觸過的英語,真是比登天更難。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跟着舅父跑去不同學校報名、考入試,還看作是遊地方。終於考上了一間學校,很快就結識了新朋友,展開了愉快的校園生活,但天主的手卻引領我走上另一路途。在我唸四年級時,舅父的一位朋友介紹我到一所英文學校唸書;須然我在校成績優良,但該校的英文程度遠不及要投考的學校。入學試英文科的情況糟糕得很:我根本一字不懂,交了白卷,還天真地在考試卷上寫了幾句道歉的說話;相信批改的老師看到我的傻氣,一定啼笑皆非。天主的路是總是奧妙無比的,經過舅父的朋友向學校再三請求,我終於獲得了進入聖羅撒學校就讀的機會。接着來的又是要重新適應課程及學習環境,結交新朋友,接受新的挑戰。

以我的樂天性格,似乎沒有什麼憂慮,甚至面對祇有 5 分的第一次英文測驗 (其他科目差不多都得了滿分呢),這 5 分還是慈心的修女不讓學生吃光蛋的 愛德分呢!跟著的日子就要勤加補習英文,幾個月後已達到中上水平,脫離補 習生涯。在修女及老師們的愛護和教導下,在同學的笑聲中我快樂地成長,同時經驗到一個愛我的天主的存在。天主的眷顧是要我屬於他,在中學二年級時,終於敵不過修女的催促,參加了堂區的募道班。經過兩年的信仰培訓,通過了本堂神父嚴峻的面試,終於在聖伯多祿聖保祿兩位宗徒瞻禮前夕,成為了天父的愛女,開展了我生命新的一頁,邁向進入天主愛的旅程。(待續)